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象征交换与死亡

Jean Baudrillard

[法国] 让·波德里亚 著 车槿山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象征交换与死亡

Jean Baudrillard

[法国] 让·波德里亚 著 车槿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征交换与死亡 / (法) 波德里亚 (Baudrillard, J.) 著;
车槿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6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2702-0

I. ①象… II. ①波… ②车… III. ①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3978 号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by Jean Baudrillard
Copyright © 1976 by Editions Gallim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55 号

书 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 者	[法国] 让·波德里亚
译 者	车槿山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宋 旻
原文出版	Editions Gallimard, 197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702-0
定 价	4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现代社会构成的层面上不再有象征交换，不再有作为组织形式的象征交换。当然，象征作为社会构成自身的死亡仍在困扰着这些构成。这恰巧是因为象征不再管理社会形式，从此社会构成仅认识象征的困扰，象征交换的需求不断受到价值规律的阻碍。虽然从马克思开始，某种革命观念曾试图通过价值规律开辟一条道路，但这种观念早已重新成为遵守法则的革命。精神分析也是围绕着这种困扰展开的，但它改变了困扰的方向，将其限定在个体潜意识中，使其在父亲法则下沦为阉割和能指的困扰。总有法则。然而，除了所有这些在价值舞台上围绕着物质或欲望的生产而旋转的、里比多的、政治的形态学与经济学之外，还有一种建立在价值毁灭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方案，它的模式对我们而言涉及的是原始构成，但它那种彻底的乌托邦开始在我们社会的所有层面上逐渐发展，带来一种造反的眩晕，这种造反不再与革命有关，也不再与历史规律有关，甚至不再与一种“欲望”的“解放”有关——但最后这一点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为它的幻觉是最近才出现的。

在这个视野中，其他一些理论事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索绪尔的易位书写、莫斯(M.Mauss)的交换/馈赠——从长远来看，这些假说比弗洛

伊德和马克思的假说更彻底。这也正是遭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阐释帝国主义查禁的视野。易位书写或交换/馈赠不是处在语言学边缘和人类学边缘的奇特插曲,不是低于潜意识和革命这些大机器的次要模式。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显现了一种相同的大形式,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也许仅仅是由于不了解而偏离了这种形式,它一视同仁地驱逐了政治经济学和里比多经济学——此时此地浮现出一种价值的彼岸、一种法则的彼岸、一种压抑的彼岸、一种潜意识的彼岸。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理论事件具有和上述事件相同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冲动。这里的条件是必须将死亡冲动推到极限来反对弗洛伊德自己。无论如何,下面三种情况涉及的都是受挫的参照:必须用莫斯反对莫斯,用索绪尔反对索绪尔,用弗洛伊德反对弗洛伊德;必须建立复归原则(反馈赠)来反对莫斯开启的一切经济学、心理学或结构主义的阐释;必须挑动易位书写的索绪尔来反对语言学的索绪尔,甚至反对他自己关于易位书写的狭隘假说;必须挑动死亡冲动的弗洛伊德来反对在此之前的全部精神分析建构,甚至反对弗洛伊德版本的死亡冲动。

这种悖论是理论暴力的悖论,我们以此为代价就可以看出,这三种假说在各自的场所——但这种各自性恰巧消失在普遍的象征形式中,描绘出了一种运作原则,它完全外在于我们的经济学“现实原则”并与之相对立。

反馈赠中的馈赠可逆性、牺牲中的交换可逆性、循环中的时间可逆性、摧毁中的生产可逆性、死亡中的生命可逆性、易位书写中每个语言单位和价值的可逆性:惟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领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环复归的、废除的形式——这一形式在各处都结束了时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和积累的线性、权力的线性。对我们而言,它在各处都是毁灭和死亡的形式。这正是象征的形式。它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结构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以前,现实原则对应于价值规律的某个确定阶段。今天,全部系统都跌入不确定性,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吸收了。以后,仿真原则将代替过去的现实原则来管理我们。目的性消失了,我们将由各种模式生成。不再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些仿象。因此,为了理解现存系统的霸权和仙境,必须修复价值规律和仿象的全部系谱学——这就是价值的结构革命。必须把政治经济学重新纳入这一系谱学:此时,政治经济学将以第二级仿象的面貌出现,与那些仅用真实——生产的真实、意义的真实——赌博的仿象相同。

资本不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它操纵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商品价值规律的全部机制都被吸收到更广泛的结构价值规律的机制中,进入再循环,并且因此而进入第三级仿象(参见下文)。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在某种机制的范围内由次级永恒性确保的,它在这种机制中丧失了一切特有的规定性,但保留了作为仿真参照的自身有效性。在过去,自然价值规律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它被政治经济学系统和商品价值规律当做想像的参照(“自然”):这就是像幽灵般存在于交换价值中心的使用价值。但交换价值也通过后来的螺旋式发展,在占统治地位的代码等级中成为不在场证明。价值的每次形成都被其后的形成在更高的仿真等级中重新理解。每个阶段的价值都把先前的机制当做幽灵的参照、傀儡的参照、仿真的参照纳入自己的机制。

革命使每个等级与其后的等级相分离:这才是仅有的真正的革命。第三级是我们的等级,它不再是真实的等级,而是超真实的等级,只有在这里,那些本身也漂浮不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触及这种超真实并给予它致命的打击。

现在的革命全都以系统在紧跟阶段为参照。这些革命武装自己时用的全是各种形式的、怀旧的、复活的真实,即第二级仿真:辩证法、使用价值、生产的透明性和目的性、潜意识和被压抑的感官(能指或被命名为欲望的所指)的“解放”,等等。系统曾在自己的连续革命中吞食了

这些幽灵,但现在又巧妙地使它们作为革命的幻觉而重现,成为各种解放的理想内容。一切解放都只是向已普遍化的操纵的过渡。革命本身在控制的随机程序阶段不再有任何意义。

与工业机器相对应的是理性的、参照的、功能的、历史的意识机器。与代码随机机制相吻合的是无参照的、移情的、不确定的、浮动的潜意识随机机制。但潜意识自身也包括在游戏中:很久以前它就丧失了自己特有的现实原则,成为操作性仿象。潜意识在自己的精神现实原则与自己的精神分析现实原则相混淆的那个点上,像政治经济学一样成为一种仿真模式。

系统的全部策略都处在这种浮动价值的超级现实中。潜意识的情形和货币或理论是一样的。价值按照难以察觉的模式生成秩序,按照无限的仿真连接而实施统治。

控制论操作、遗传密码、随机的突变秩序、测不准原理等等,这一切接替了一种确定的、客观主义的科学,接替了一种辩证的历史观和认识观。理论批判本身以及革命,如同所有确定的程序一样,属于第二级仿象。第三级仿象的确立扫荡了这一切,企图让辩证法、“客观”矛盾等复活来反对这些仿象是毫无用处的:这是没有希望的政治倒退。人们不能用目的性来与随机性作斗争,不能用觉悟的获得或辩证法的超越来与分子的程序化分散作斗争,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或革命来与代码作斗争。所有这些陈旧的武器(甚至包括人们在第一等级中,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中寻找的那些武器,例如使用价值和其他的解放参照),都逐渐被总系统中和了,总系统属于更高的等级。一切进入代码的无目的性时空中的东西或试图进入其中的东西,都被切断了与自身目的性的联系,都被瓦解并吸收了——这就是各个层面上的回收、操纵、循环和再循环的众所周知的效果。“任何对一个系统持有异议或进行颠覆的因素都应该属于一种更高的逻辑。”(威尔顿:《系统与结构》)因此,至少应该用层次相等的游戏来对抗第三级仿象。但这可能吗?是否存在一种

因为比系统本身更随机而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或实践呢？是否有一种不确定的颠覆——它在代码等级中的地位相当于革命在政治经济学等级中的地位呢？人们可能和脱氧核糖核酸作斗争吗？用阶级斗争肯定不行。或者发明一种更高逻辑(或非逻辑)等级的仿象,超越现存的第三等级,超越确定与不确定,但这还是仿象吗？这也许就是死亡,只有死亡的可逆性属于比代码更高的等级。只有象征混乱可以闯入代码。

任何系统接近了完美操作性,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当系统说“A是A”或“二加二等于四”时,它就接近了绝对的权力和彻底的滑稽,同时也就接近了立即可能出现的颠覆——只需再助一指之力就能让它崩溃。我们知道,当重言式重申那种对完美球形的向往时多么有力量(雅里剧本中的人物乌布[Ubu]的石丸)。

同一性是无法维持的:它就是死亡,因为它没能铭刻自身的死亡。那些封闭的或亚稳定的、功能的或控制论的系统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系统在一瞬间(而不再是通过长期的辩证作用)就受到嘲讽和即时颠覆的威胁,因为系统的全部惰性都在反对系统。双重性在威胁着那些最完善的系统,即那些像莱布尼茨的二元上帝一样成功地分裂了自身运作原则的系统。这些系统具有的魅力是由深深的否定构成的,这种魅力就像在物恋中一样是立即可逆的。这些系统的脆弱性即源于此,它与系统的理想一致性成比例地增长。这些系统即使建立在彻底的不确定性上(建立在意义的丧失上),也会重新变成意义的猎物。它们将像石炭纪的巨兽一样,被自身的可怕重量压垮,然后立即腐烂。这是任何通过自身逻辑追求总体完美的系统所具有的命定性,追求总体完美就是追求总体背叛,追求绝对可靠就是追求无可挽回的衰退:一切相关的能量都在走向自身的死亡。因此,惟一的策略是灾难性的,而决不是辩证法的。必须把这些事物推向极限,它们在那里会自然地相互转换并崩溃。因为我们正是在价值的顶点才最接近双重性,因为我们正是在一致性的顶点才最接近那道转向的深渊,这道深渊困扰着代码那些重叠的符号,我们必

须在仿真中走得比系统更远。必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这是彻底的重言式。把系统特有的逻辑变成绝对的武器。反对超级现实的惟一策略是“形而下学”(pataphysique),这大致是“一种通过想像来求解的科学”,也就是在仿真的极限,在摧毁与死亡^①的超逻辑中可逆的仿真的极限,系统转而反对自身的科学幻想。

一种精细的可逆性,这就是象征的职责。让每一个词项都被消灭,让价值在词项自身的这种革命中被废除——这就是惟一与代码结构暴力等值并且可以战胜它的象征暴力。

与价值的商品规律及其等价物相对应的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与代码的不确定性和价值的结构规律相对应的从此只有死亡^②的精细逆转了。

① 死亡总归既是在系统的终点等待我们的东西,又是威胁着系统本身的象征毁灭。只有这个词可以同时指称系统内在的死亡目的性和彻底的反目的性,目的性在各处都写入了自己的操作逻辑,反目的性虽然旁切于系统,但在各处都困扰着系统:只有死亡这个惟一的词项对双方而言都成为必然。这种二重性在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中已经显露出来了。但这不是一种二重性。它只不过表达了系统实现的完美和立即的背叛这两者的邻近。

② 死亡永远不应理解为一个主体或一个身体的真实事件,而应理解为一种形式——可能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体和价值的确定性在这一形式中丧失。正是必然的可逆性同时结束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可逆性在那些受到调节的对立中结束了各种相连的能量,在这一点上,它与里比多理论或精神分裂理论相似。但能量的分离是现存系统的形式本身,即价值策略性偏移的形式。系统可以连接或断开,所有释放的能量有一天会重新回到系统:正是系统生产了能量与强度的概念本身。资本是能量和强度的系统。因此不可能区分里比多经济学和系统本身的经济学——价值的经济学(利奥塔尔),不可能区分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症和革命精神分裂症(德勒兹)。因为系统是主人:它可以像上帝一样连接、断开各种能量,它不可能做的(也是它不可能逃脱的),是“成为可逆”。价值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因此对它而言,致命的只是可逆性,而不是分离,也不是偏移。象征“交换”这个术语所意味的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说实话,建筑的基础没剩下什么了。对我们而言,只剩下了理论暴力。这是致死的思辨,它的惟一方法就是把所有假说都激进化。甚至代码、象征也还是仿真的词项——也许应该可以把它们从话语中一个个地去除。

目 录

前言	1
一 生产的终结	1
价值的结构革命	3
生产的终结	8
劳动	12
工资	22
货币	25
罢工	29
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39
劳动与死亡	53
二 仿象的等级	61
仿象的三个等级	62

仿大理石天使	63
自动木偶与机器人	67
工业仿象	70
代码的形而上学	73
触觉与数字	80
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	94
冷酷的杀手或符号的起义	102
三 时尚或代码的仙境	113
常见的轻浮	115
时尚的“结构”	119
符号的浮动	122
时尚的“冲动”	124
改变的性别	128
不可颠覆性	133
四 身体或符号的尸体	135
标记的身体	137
次级裸体	143
“脱衣舞”	148
受到诱导的自恋	154
乱伦的操纵	157
身体的模式	160

“菲勒斯汇兑本位制”	162
身体的煽动性	165
寓言	168
庄子的屠夫	170
五 政治经济学与死亡	173
死人的引渡	175
死后的生存或等价的死亡	178
墓外贫民窟	179
死亡的权力	181
原始秩序中的死亡交换	184
象征、真实、想像	186
不可避免的交换	189
潜意识与原始秩序	190
化身与人格分裂	198
政治经济学与死亡	203
死亡冲动	209
巴塔耶作品中的死亡	219
我的死亡无处不在,我的死亡在梦想	226
准时死亡与生理死亡	226
事故与灾难	228
“自然”死亡	230

老年与第三年龄	232
自然死亡与牺牲	233
死刑	237
安全的讹诈	252
殡仪馆与墓室	256
疏远的死亡	259
疾病的交换	260
性化的死亡与致死的性	262
我的死亡无处不在,我的死亡在梦想	262
六 上帝之名的毁灭	267
易位书写	269
作为价值毁灭的诗歌	273
易位主题的终结	284
九十亿个上帝之名	290
语言学的想像	294
笑话或弗洛伊德的经济学幻想	307
反唯物主义语言理论	321
超越潜意识	325

—

生产的终结